



晉書五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迹可知然而玉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粲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爲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逮王赧卽世天祿已終虛位無主三十餘載爰及暴秦并吞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遠圖謂王室之陵遲由諸侯之彊大於是罷侯置守獨尊諸己至乎子弟並爲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微弱宗祏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內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勃興爰革斯弊於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

錫之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矯枉過直懲羹吹齏土地封疆踰越往古始則韓彭蒞醢次乃吳楚稱亂然雖克滅權偏猶足維翰王畿洎成哀之後威藩陵替君臣乘茲閒隙竊位偷安光武雄略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兇靜亂復禹配天休祉盛於兩京鼎祚隆於四百宗支繼絕之力可得而言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徒分茅社實傳虛爵本根無所庇廕遂乃三葉而亾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盤石或出擁旄節蒞嶽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託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恆賞罰斯濫或有材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爲伊周夕爲莽卓機權失於上禍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徒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始則爲身擇利利未加而害及初迺無心憂國國非憂而奚拯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弈碁乘輿幽繫更同羸里胡羯

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爲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不足稱其險藩屏式固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繫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憝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縱令天子暗劣鼎臣奢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警彼諸王權輕寡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罔之輩河間東海之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總爲其傳云耳

汝南王亮

子粹

矩

業

宗

熙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仕魏爲散騎侍郎萬歲亭侯拜東中郎將進封廣陽鄉侯討諸葛誕於壽春

失利免官頃之拜左將軍加散騎常侍假節出監豫州諸軍事五
等建改封祁陽伯轉鎮西將軍武帝踐阼封扶風郡王邑萬戶置
騎司馬增參軍掾屬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會秦州刺史胡
烈爲羌虜所害亮遣將軍劉旂騎督敬琰赴救不進坐是貶爲平
西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曹固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
死詔曰高平困急計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徑至尙當深進
今奔突有投而坐視覆敗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
有司又奏免亮官削爵土詔惟免官頃之拜撫軍將軍是歲吳將
步闡來降假亮節都督諸軍事以納之尋加侍中之服咸寧初以
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爲太妃伏氏湯沐邑置家令丞僕後改食
南郡枝江太妃嘗有小疾祓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
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其年進號

衛將軍加侍中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爲宗師本官如故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三年徙封汝南出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節之國給追鋒車皐輪犢車錢五十萬頃之徵亮爲侍中撫軍大將軍領後軍將軍統冠軍步兵射聲長水等營給兵五百人騎百匹遷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侍中如故及武帝寢疾爲楊駿所排乃以亮爲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加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封子叢爲西陽公未發帝大漸詔畱亮委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廩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駿疑已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敘哀而已表求過葬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於廷尉何劭劭曰今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爲人所討或說亮率所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

詔曰大司馬汝南王亮體道冲粹通識政理宣翼之績顯於本朝
二南之風流于方夏將憑遠猷以康王化其以亮爲太宰錄尙書
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
掌朝政亮論賞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悅眾心由是失望楚王
瑋有勳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
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
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牆而
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若有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
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盡
力距戰又弗聽遂爲肇所執而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
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爲之交
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爲亂兵

所害投于北門之壁鬢髮耳鼻皆悉毀焉及瑋誅追復亮爵位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百萬布絹三百匹喪葬之禮如安平獻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有五子粹矩彙宗熙

粹字茂弘早卒

矩字延明拜世子爲屯騎校尉與父亮同被害追贈典軍將軍謚懷王子祐立是爲威王祐字永猷永安中從惠帝北征帝遷長安祐反國及帝還洛以征南兵八百人給之特置四部牙門永興初率眾依東海王越討劉喬有功拜揚武將軍以江夏雲杜益封并前二萬五千戶越征汲桑表畱祐領兵三千守許昌加鼓吹麾旗越還祐歸國永嘉末以寇賊充斥遂南渡江元帝命爲軍諮祭酒建武初爲鎮軍將軍太興末領左軍將軍太寧中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咸和元年薨贈侍中特進子恭王統立以南頓王宗謀

反被廢其後成帝哀亮一門殄絕詔統復封累遷祕書監侍中薨
追贈光祿勳子義立官至散騎常侍薨子遵之立義熙初梁州刺
史劉稚謀反推遵之爲主事泄伏誅弟楷之子蓮扶立宋受禪國
除

叢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陽縣公拜散騎常侍亮之被害也叢時年
八歲鎮南將軍裴楷與之親媼竊之以逃一夜八遷故得免及瑋
誅進爵爲王歷步兵校尉左軍驍騎將軍元康初進封郡王永興
初拜侍中以長沙王又黨廢爲庶人惠帝還洛復叢封爲撫軍將
軍又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國永嘉初拜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
領後軍將軍復以邾蘄春益之并前三萬五千戶隨東海王越東
出鄆城遂南渡江元帝承制更拜撫軍大將軍開府給千兵百騎
詔與南頓王宗統流人以實中州江西荒梗復還及元帝踐阼進

位侍中太保以蒙屬尊元會特爲設牀太興初錄尙書事尋領大
宗師加羽葆斧鉞班劍六十八進位太宰及王敦平領太尉明帝
卽位以蒙宗室元老特爲之拜蒙放縱兵士劫鈔所司奏免蒙官
詔不問及帝寢疾蒙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沖詔蒙依
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咸和初坐弟南頓王
宗免官降爲弋陽縣王及蘇峻作亂蒙詣峻稱述其勳峻大悅矯
詔復蒙爵位峻平賜死世子播播弟充及息崧並伏誅國除咸康
初復其屬籍以蒙孫珉爲奉車都尉奉朝請

宗字延祚元康中封南頓縣侯尋進爵爲公討劉喬有功進封王
增邑五千并前萬戶爲征虜將軍與兄蒙俱過江元帝承制拜散
騎常侍愍帝之在西都以宗爲平東將軍元帝卽位拜撫軍將軍
領左將軍明帝踐阼加長水校尉轉左衛將軍與虞胤俱爲帝所

昵委以禁旅宗與王導庾亮志趣不同連結輕俠以爲腹心導亮
並以爲言帝以宗戚屬每容之及帝疾篤宗胤密謀爲亂亮排闥
入升御牀流涕言之帝始悟轉爲驃騎將軍胤爲大宗正宗遂怨
望形於辭色咸和初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庾亮使右衛將軍
趙胤收之宗以兵距戰爲胤所殺貶其族爲馬氏徙妻子于晉安
旣而原之三子綽超演廢爲庶人咸康中復其屬籍綽爲奉車都
尉奉朝請

熙初封汝陽公討劉喬有功進爵爲王永嘉末沒於石勒

楚隱王瑋

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歷屯騎校尉太康
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轉鎮南將軍武
帝崩入爲衛將軍領北軍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楊駿之誅也

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
瓘以瑋性狠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
孫宏舍人岷盛並薄於行爲瑋所昵瓘等惡其爲人慮致禍亂將
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
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爲詔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
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宮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
欲覆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
詔召三十六軍手令告諸軍曰天禍晉室凶亂相仍閒者楊駿之
難實賴諸君剋平禍亂而二公潛圖不軌欲廢陛下以絕武帝之
祀今輒奉詔免二公官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
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領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天所福也懸
賞開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又矯詔使亮瓘上太宰太

保印綬侍中貂蟬之國官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瑾官屬曰二
公潛謀欲危社稷今免還第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不奉詔便軍
法從事能率所領先出降者封侯受賞朕不食言遂收亮瑾殺之
岐盛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
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齋騶虞幡麾眾曰楚王
矯詔眾皆釋杖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爲惟一奴年
十四駕牛車將赴秦王東帝遣謁者詔瑋還營執之於武賁署遂
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
之時年二十一其日大風雷雨霹靂詔曰周公決二叔之誅漢武
斷昭平之獄所不得已者廷尉奏瑋已伏法情用悲痛吾當發哀
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尙書劉頌曰受詔而行
謂爲社稷今更爲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歔歔不

能仰視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性開濟好施能得眾心及此莫不隕淚百姓爲之立祠賈后先惡瑋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封其子範爲襄陽王拜散騎常侍後爲石勒所害

趙王倫

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魏嘉平初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不可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正帝是毅駁然以倫親親故下詔赦之及之國行東中郎將宣威

將軍咸寧中改封於趙遷平北將軍督鄴城守事進安北將軍元
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氏羌反叛
徵還京師尋拜車騎將軍太子太傅深交賈郭諂事中宮大爲賈
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頌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頌復不
許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
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
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頌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
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謐等共廢太
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宮中與賈
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
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及省事張衡殿中侍
御史殷渾右衛司馬督路始使爲內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

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量已必不得志乃更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於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讎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秀乃微泄其謀使謚黨頗聞之倫秀因勸謚等早害太子以絕眾望太子旣遇害倫秀之謀益甚而超雅懼後難欲晦其謀乃辭疾秀復告右衛佺飛督閭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景夜一籌以鼓聲爲應至期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謚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眾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囧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閤而入華林令駱休爲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爲